



本期版头题字：古西岭

青玉案

牛岁辞行迎玉虎

□ 王省南

彩灯高挂红旗舞。
腊月尽，临年暮。
牛岁辞行迎玉虎。
时阴电逝，问君知否？
一载风和雨。

桃腮柳眼东君与。
绿水青山听莺语。
锦绣江河游客旅。
三阳开泰，春光妩媚。
禹甸花千树。

雪

□ 郑永兴

谁在九霄栽玉柱？
洒向人间尽芳菲。
不畏严寒作信使，
只为报君春已回。

贺女足亚洲杯夺冠

□ 庄生

佳节呈祥，东风催绽，怒放花魁。
天传捷报，女足夺奖杯。
举国腾欢共舞，
山川秀、八表同辉。
同沉醉、荣光再耀，巾帼英威。

苦练自功奇。
谁敢说、虎风只属须眉！
要当伟业，扫七尺羞悲。
自古精神可佩，
终成就、大业巍巍。
休松懈，亚洲冲出，世界惊迷！

开元迎春

□ 祁明

开元伊始驾云攀，
四季风吟首尾欢。
物载流年增染色，
人纹逝岁聚花斑。
朝闻轶事观霞宇，
暮趣亭闲赏月圆。
昼夜轮回明暗替，
迎春踏雪焕新颜。

莲城诗话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

接头暗号

□ 王伟锋

拂晓，老钟起床，腰里塞着短斧，悄悄摸上野马岭，藏在一块大石后查看。野马岭上血迹斑斑，可见昨夜双方交火之惨烈。老钟仔细察看，未发现游击队的踪迹。很显然，战场被清理过。老钟暗自懊悔，自己来晚了。

昨天夜半，密集的枪声忽然响起。老钟从睡梦中惊醒，侧耳静听，像是从野马岭传来的。没多久，枪声渐稀。零星的几声枪响后，深夜又陷入了死寂。

下山的路上，老钟想起一处隐秘的山洞，便摸了进去。

山洞里的人已经奄奄一息。老钟认识，是游击队的李队长。老钟的儿子也在游击队。李队长用尽最后的气力，交给老钟一个绣着荷叶的烟荷包，并用微弱的声音让他去镇上的裁缝铺，接头暗语是：“今晚有出远门的大船吗？”答：“有。渡船上是新修的桅杆！”暗号对上了，就把这个烟荷包交给对方。

“要是……裁缝铺……有敌人，就去找疯，疯……”

“风什么，李队长，风什么？”然而，无论老钟怎么呼喊，李队长再也没有任何声息了。

老钟紧紧攥着烟荷包，抹着眼泪下了山。离开前，他用短斧砍来许多枝条，把遗体掩盖，三鞠躬后说：“李队长，对不起了，以后再给您修墓立碑。”

老钟回家换了衣服，乘渡船来到镇上。镇上倒显得平静，除了“鬼子”“二鬼子”在正常巡逻，就是为数不多的乡亲在购买急需的日用品。一个不知哪

里来的疯婆子，拄着竹竿，端着豁碗，笃笃笃在前面走，边走边对路人说，可怜可怜我吧！给点儿吃的吧！

老钟警惕地躲在暗处，仔细地观察裁缝铺许久。他觉得没什么异样，又摸了摸腰间的烟荷包，这才决定前去接头。他压低头上的斗笠，若无其事地踩着石板路，低头向裁缝铺走去。

快到裁缝铺时，一阵吵嚷声传来。

“疯婆子，找死啊！快滚，滚远点儿！”随着一声呵斥，只见两个衣着体面的人，推推搡搡地把疯婆子从裁缝铺轰了出来。疯婆子跌倒，手里的竹竿和豁碗摔在地上，在青石板上滚出老远。

老钟心知有变，赶忙上前替疯婆子捡起竹竿，又把滚落的豁碗追回来。疯婆子唠唠叨叨，对着那俩人骂个没完。看到疯婆子，老钟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。他把豁碗递过去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在哪里安歇，俺送您过去？”

疯婆子夺过豁碗，突然一把攥住老钟的手腕。老钟一惊，看起来瘦弱的疯婆子竟是很有力气。疯婆子目光一凛，迅疾低声道：“别说话，跟我走！”

出了镇子，确定安全无虞后，疯婆子才指指老钟腰间的烟荷包，举起竹竿作威胁状，厉声道：“说，哪里来的？”见老钟慌乱，又压低声道：“今晚，有出远门的大船吗？”

老钟恍惚，回道：“有。渡船上是新修的桅杆！”

李队长的遗言里，万一裁缝铺有变，应该是要他找这个疯婆子。老钟镇定下来后，将烟荷包从腰间解下，郑重交到疯婆子手里。

“李队长呢？”疯婆子急切地问，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老钟望着远处的渡口：“他，牺牲了。”疯婆子无言，艰难地哽咽了一声，转身踉跄走远。

第二年，抗战胜利，镇上插遍了红旗。渡口的老船工年事已高，老钟接替他撑起了渡船。大军南下的时候，老钟和乡亲们摇着橹，送走了一船又一船的解放军战士。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，老钟想起牺牲在前线的儿子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夜来大雨，湍急的河水迈着铿锵的步伐奔向远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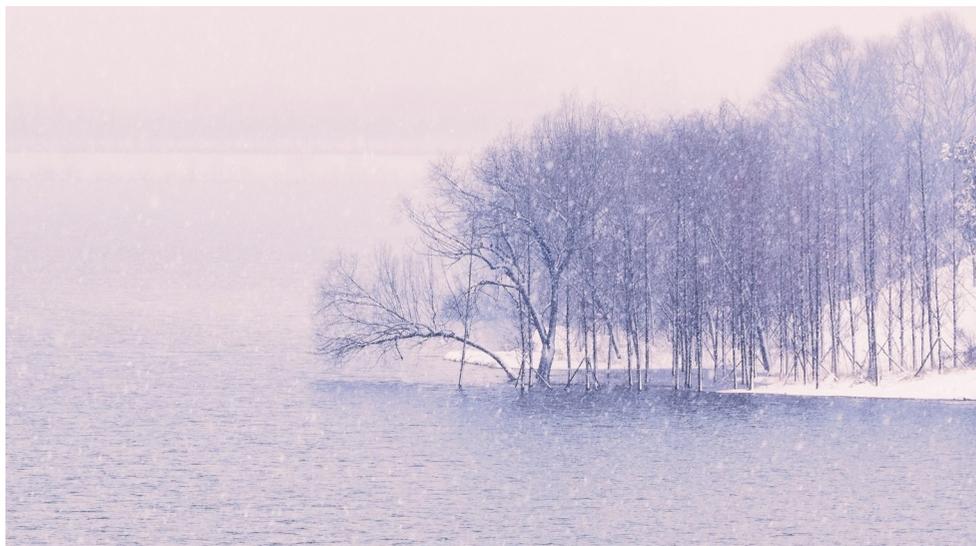
晨光给天际抹上一把红晕，哗哗的流水声里，老钟蹲在船尾，给病中的老母亲熬中药。急剧的咳嗽声不时从船舱里传出来，老钟听得心惊肉跳。老母亲病势严重，总不见好，老钟隐隐有些担心。

“船家，过河吗？”岸上忽听有人喊。老钟抬头，眯起眼，隔着稀薄的河雾打量。来人穿着军装，女的，有些面熟。

女人微笑道：“大哥，可找到您了。怎么了，不认识了？”见老钟沉吟不语，女人又说：“我是李队长的爱人。解放了，想接老李回去……今晚，有出远门的大船吗？”

女人说着，用力抹了抹脸上的泪。

老钟忽然泣不成声。他极力按捺起伏的情绪，站起身高声回答道：“有，有啊！渡船上……新修的桅杆！”这句话，老钟在睡梦中已经自问自答不知多少遍了。



《颍河冬韵》

签约摄影师 刘喜芳 摄

父亲的“表情包”

□ 杨梦圆

收到父亲微信发来的“表情包”时，我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。寒风凛冽，昏暗的路灯是我唯一的同行者。在这极易使人伤感的冬夜里，望着父亲发来的小熊表情包，我的心底却溢出了暖流。

“女儿，下班了吗？”还是那句熟悉的问候语，后面跟着一个正在吃饭的胖兔子表情包。虽然只是很平常的话语，但搭配着搞笑的表情包，却让我的泪水迅速模糊了双眼。滑动屏幕，翻看着我和父亲的聊天记录，几乎每次都有表情包的碰撞。

以前，我发给父亲一个小狗的表情包，他却误以为我是想养狗了；而现在，父亲几乎能看懂我发的所有表情包，甚

至还能接上我的梗，偶尔还能像同龄人那样和我斗图。事实上，父亲并不是一个追逐新鲜事物的人，他酷爱钻进故纸堆里研读历史与诗词。

大学时，收到父亲发来的第一个表情包是那种五光十色的“中老年必备”表情包。“爸爸，你的表情包太落伍啦”，我笑着回复。“是吗？我不太懂你们年轻人的东西”，那边父亲接着发来一条语音。关上对话页面后，我很快便将这次对话抛之脑后。

过了几个月，在我发了一条带哭脸表情的微信朋友圈后，父亲很快便给我发来了一个“神马都是浮云”的表情包。要知道，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网络流行语了，不过对父亲这样不热衷网络的人来说，能知道这些流行语是很难得

的。那时，正因为陷入绘画创作瓶颈而伤感的我不禁破涕为笑。原来无所不能的父亲初入互联网，也如同稚童学语，无论学问多深，也得重头再来。

此后，父亲在每次聊天中都会发送表情包给我。那些表情包，或憨态可掬或搞怪荒诞，但都是父亲为了融入我的生活，体会我的喜怒哀乐所做的努力。于是，渐渐的我不再恐惧悲伤的侵袭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我跌得多狼狈，都有一盏灯永远亮着等待着。

不知不觉便回到了单位宿舍，窗外的月儿已高悬天空。我打开手机，看着父亲发来的表情包，如同沐浴在爱意的阳光里。父爱就藏在这些细节里，剥离生活带给我的苦涩，告诉我，他永远在默默地守护着我。